

第31

越 剧

書 房 會

錢惠榮整理

上海文化出版社

戏曲小丛书
書 房 會
〔越 剧〕
錢惠榮整理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78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开本：850×1168 耗 1/64 印张：9/32 字数：8,000
1958年2月第1版
195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統一书号：10077·727

定价 (6) 0.07 元

前 記

“書房會”系“沉香扇”中的一折。故事是这样的：蔡蘭英把終身私許與徐文秀，贈以沉香扇，囑赴京趕考。徐去後，蔡家父母欲將蘭英嫁與昌家，蘭英不願，即與丫鬟蘭香女扮男裝，逃奔在外。途中遇盜，無處可投，被陸紹龍收為義子，帶歸府中攻讀。

“書房會”是寫徐文秀得中狀元，前來拜會舅父陸紹龍，由女扮男裝得中探花的蔡蘭英接待他。蔡為了要相認未婚夫，乃約至書房中飲酒，乘機用言語相探，得以團圓。

這一對未婚夫妻，由於妻子是以女扮男裝出現在丈夫面前的，使丈夫不敢妄加猜疑，展開了一出饒有情趣的喜劇。在全部“沉香扇”演出時，劇中人的夫妻關係，觀眾是看得很清楚的，但作為折子戲來說，就必須彌補這一缺陷。否則，全劇對話的情趣就會消失。因此，整理本就增加了丫鬟蘭香這一人物的出場，通過她的介紹，使觀眾易於了解，

达到了原有的效果。

沉香扇是二人私訂終身时的聘物，定情的表記，原剧在“書房会”中不加提及，整理本已在唱詞中作了必要的安排。此外，蔡蘭英被陸紹龍收为义子的事情，整理本中也作了适当的交代；并在剧中借重了丫鬟蘭香，使徐文秀从主僕二人的面善而進行猜疑到是小姐和丫鬟。这些虽是細節，整理时考慮到折子戲的演出效果，也尽量注意了故事的完整性。变动的一个地方是：原剧蔡蘭英說三声“蔡什么”时，裝做男人的声腔，接着又說三声“小什么”时，即露出女子的姿态，变化上比較突然，現把三声“小什么”改为蘭香受不住徐文秀的詰問而露出了女子的破綻。

整理本基本上按照原來故事進行加工的。曾吸收了上海市振奮越剧团、无錫市越剧团演出中的若干細節，加以丰富。

書 房 會

〔越 劇〕

人物：蔡蘭英 徐文秀 蘭 香

〔蘭香家院裝束，搬酒上〕

蘭 香：（念）書房把酒飲，
只為探真情。

今日府中來了一位新科狀元，乃是我家小姐的未婚郎君，因此在書房擺下酒宴，一探究竟。（擺罷，呼喊）酒宴齊備！

〔蔡蘭英女扮男裝同徐文秀上〕

蔡蘭英：表兄請！

徐文秀：表弟請！（進內）

蔡蘭英：表兄請坐！

〔坐定，蘭香斟酒畢〕

蔡蘭英：家院，不用侍候！

蘭 香：是！（出，回身偷看）待我躲在屏風後面，
听个明白。（下）

蔡蘭英：表兄，想你今日鰲頭独占，可喜呀可喜！

徐文秀：表弟得中三名探花，亦然可喜！

蔡蘭英：待小弟敬酒一杯！（舉杯邀飲）

徐文秀：請！（飲酒）表弟，想愚兄前番屢次到府，未曾見過表弟，真正奇了。

蔡蘭英：表兄，小弟亦然從未見過兄長；實不相瞞，小弟乃是螟蛉之子。

（唱）去歲趕考上京畿，
中途遇盜遭凶險，
所帶行囊盡搶走，
意欲涼亭尋短見，
湊巧來了陸紹龍，
收作螟蛉得歸栖。

徐文秀：原來如此！

（唱）你我虽是表兄弟，
今天还是初相見。

表弟既是流落在外，請問府居何處？

蔡蘭英：河南開封。

徐文秀：大地方！

蔡蘭英：小地方！

徐文秀：好地方！（舉杯邀飲）

蔡蘭英：（飲酒）請問表兄府居何處？

徐文秀：家住松江。

蔡蘭英：大地方！

徐文秀：小地方！

蔡蘭英：好地方！（舉杯邀飲）表兄！我与你吃酒一回，談天一番，少停就要告辞了。

（唱）我与你在此書房地，
少时就要兩分离。

徐文秀：表弟意欲何往？

蔡蘭英：我要到河南去。

徐文秀：哎喲！巧極了！

蔡蘭英：巧什麼？

徐文秀：愚兄也要到河南去呀！

蔡蘭英：表兄，你府居松江，到河南去何事？

徐文秀：請問表弟往河南去做什麼？

蔡蘭英：你問我麼，到河南招親去！

徐文秀：哎喲！真正的巧極了！

蔡蘭英：巧什麼？

徐文秀：愚兄也往河南招親去呀！

（唱）我与你，一同登程河南去，
交拜天地兩欢喜，
入洞房來第二年，
就可抱個小弟弟。

蔡蘭英：不知你表兄招的哪一家？

徐文秀：請問表弟你招的哪一家？

蔡蘭英：說起我家岳父，赫赫有名！

徐文秀：提起我家岳父，也不推板！

蔡蘭英：請問表兄，你家岳父做什么的？姓甚名誰？

徐文秀：請問表弟，你家岳父做什么的？姓甚名誰？

蔡蘭英：我家岳父大人，乃是兵部尚書蔡天彪！

徐文秀：哎喲喲，益發的巧了，我家岳父大人也是兵部尚書蔡天彪！

(唱) 我与你，親上再把親來添，
双双一同拜天地。

今日里，表兄表弟到河南，
明日是，襟兄襟弟好欢喜。

蔡蘭英：請問表兄，你家小姐叫什么名字？

徐文秀：請問表弟，你家小姐叫什么名字？

蔡蘭英：蔡天彪的女兒蔡蘭英！

徐文秀：哎喲不對了！

蔡蘭英：為何不對？

徐文秀：蔡天彪的女兒早已許配我了呀！

蔡蘭英：天下同名同姓之人，多得很哪！

徐文秀：請問表弟，河南有几个蔡尚書？

蔡蘭英：一个。

徐文秀：着哇！蔡尚書家中只有一个蔡蘭英呀！

蔡蘭英：(故意地)奇了！既然許配了我，哎喲，為何

又許配于你呢？請問表兄，你是何人作伐？哪個為媒？

徐文秀：表弟你呢？

蔡蘭英：乃是岳父大人親口許婚，面出庚帖。你的媒人是哪一個？

徐文秀：我嗎？

蔡蘭英：講呀！

徐文秀：這……

蔡蘭英：說呀！

徐文秀：這……

蔡蘭英：說了出來，好與他評理呀！

徐文秀：哎喲！這件事叫我如何說得出口。

蔡蘭英：表兄不說，我要走了。

徐文秀：慢來，表弟呀！

（唱）表弟為何心太急，
為兄有話對你言。

蔡蘭英：（唱）你既然有話對我言，
又何必，吞吞吐吐欲說將口閉！

徐文秀：（唱）并非欲說將口閉，
說出來，恐怕你要笑我的。

蔡蘭英：（唱）你是兄來我是弟，
弟弟豈會見笑你！

徐文秀：（唱）我與河南蔡小姐……

蔡蘭英： 怎么样？

徐文秀：（接唱）我与河南蔡小姐。

蔡蘭英： 乃是拜过堂了？

徐文秀： 沒有！

蔡蘭英： 成过親了？

徐文秀： 沒有！

蔡蘭英： 究竟怎么样呀？

徐文秀：（唱）我与河南蔡小姐……

蔡蘭英： 表兄說呀！

徐文秀： 这……

蔡蘭英： 講呀！

徐文秀： 这……

蔡蘭英： 你还不說不講，小弟告辞了。

徐文秀： 慢來！

蔡蘭英： 何事？

徐文秀： 表弟往哪里而去？

蔡蘭英： 噢，不是我早已与你說过的了！

（接唱）到河南，去与小姐拜天地。

徐文秀： 表弟呀！

（唱）愚兄与你話商議……

蔡蘭英： 有話日后再行商議。小弟与河南蔡小姐
团圓花燭，还要請表兄到舍間用水酒一
杯哩！

徐文秀：（接唱）沒奈何，只能老老面皮對他提。

上前叫声好弟弟，

我把实言告訴你，

若說河南蔡小姐，

蔡蘭英：怎么样呀？

徐文秀：（接唱）我與她，乃是私訂終身成連理。

蔡蘭英：（唱）听此言來笑嘻嘻，

你私訂終身說出來不怕老面皮！

徐文秀：取笑了！

（唱）表弟呀！愚兄实言告訴了你，

河南招親讓我去。

蔡蘭英：我求還求不到呢，怎說讓與你呀！

徐文秀：表弟，只怕你到了河南，也难與小姐成婚！

蔡蘭英：却是為何？

徐文秀：我與小姐兩心相印，她豈肯與你成婚！

蔡蘭英：表兄此言差矣！想我與小姐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名正言順，豈有不当！只怕你呀，到了河南，難與小姐成婚！

徐文秀：（唱）我與小姐有情義，

御筆樓上把詩題；

蘭香丫頭可作証，

蔡蘭英：依小弟看來，丫頭乃是一個低三下四之

人，怎能与小姐作証！

徐文秀：（接唱）还有那，沉香扇兒作表記！

蔡蘭英：哎哟哟！沉香扇兒焉能为憑！只怕你到了河南，只能去和沉香扇兒成親！

徐文秀：表弟呀！只要你不肯去河南，愚兄就可以与小姐結为夫妻！

蔡蘭英：（假裝未听见）表兄，請來飲酒！

徐文秀：（举杯不飲）
（唱）我看他，滿面春風笑嘻嘻，

蔡蘭英：（唱）我看他，低头發呆无一言。
表兄請！（邀飲）

徐文秀：（計上心來）表弟呀！我倒想起兩個古人來了。

蔡蘭英：哪兩個？

徐文秀：唐堯！

蔡蘭英：賢人！

徐文秀：虞舜！

蔡蘭英：賢人！

徐文秀：（唱）唐堯、虞舜人稱賢，
大家不肯做皇帝；
堯、舜帝位來禪讓，
你讓我來我讓你！

蔡蘭英：这原是美德呀！

徐文秀：如此說來，是讓得好的？

蔡蘭英：讓得好！

徐文秀：（唱）表弟呀！我是大來你是小，

蔡蘭英：便怎樣？

徐文秀：（唱）我是兄來你是弟；

蔡蘭英：原是！

徐文秀：（唱）河南招親讓我去，

蔡蘭英：啊？

徐文秀：（唱）弟讓為兄也可以。

蔡蘭英：（唱）別的事情都能依，
這件事情難商議；
世上有個三不讓，
妻子讓人豈有此理！（端凳坐于一邊）

徐文秀：（唱）如若表弟肯答允，
大恩大德不忘記。

蔡蘭英：（唱）并非小弟无情义，
婚姻大事非兒戲。

徐文秀：（唱）謝謝你！（上前施一禮）

蔡蘭英：（唱）勿要客气！

徐文秀：（唱）求求你！

蔡蘭英：（唱）啥事休？

徐文秀：（唱）表弟裝得假惺惺，
急得文秀无主意；

眉头一皺生一計，

待我上前吓吓伊。

表弟，你到底讓与不讓？

蔡蘭英：不讓！

徐文秀：当真不讓？

蔡蘭英：当真不讓！

徐文秀：果然不讓？

蔡蘭英：果然不讓！

徐文秀：（唱）表弟呀！你若不讓蔡小姐，
我就要……

蔡蘭英：要什麼？

徐文秀：（唱）我就要，去尋死！（撩起衣襟）

蔡蘭英：哎喲，慢來！（拉住）

徐文秀：表弟你不要拉我。

蔡蘭英：（發覺系假的，放手）

（唱）你死了，我好到河南去拜天地！

徐文秀：這個麼……

蔡蘭英：怎麼不去尋死了？

徐文秀：（唱）難拋小姐是真心，

蔡蘭英：表兄！那麼你待小姐可是真心？

徐文秀：（接唱）我與她鉄板釘釘不改變。

要分離，除非是，天做地，
要分離，除非是，東做西。

江水倒流不分离，
便是死在黃泉做鬼也要在一起。

蔡蘭英：（唱）若要我，相信你，
除非跪在我面前。

徐文秀：（唱）我是兄來你是弟，
表兄豈能跪表弟！

蔡蘭英：（唱）既然表兄不肯跪，
我到河南去拜天地。

徐文秀：慢來！

蔡蘭英：你跪不跪呀？

徐文秀：（唱）小姐呀！你在河南怎知道，
我為你小姐跪表弟。

蔡蘭英：（唱）只要夫妻能相見，
跪跪表弟啥希奇！

徐文秀：是是是！（左右看）
（唱）四下看看无人在，
我只好，老老面皮跪下地。（跪一足）

蔡蘭英：跪下了沒有？

徐文秀：跪下了。

蔡蘭英：（看）表兄，我來問你，你妻子要一个呢，
还是半个？

徐文秀：当然是要一个。

蔡蘭英：既然是要一个，还有一只脚，为何不跪？

徐文秀：嗨！你真不識相！（打腳）跪下了。

蔡蘭英：表兄請起！（將凳復原位）

徐文秀：如此，我要告辞了。

蔡蘭英：表兄意欲何往？

徐文秀：咦！到河南招親去呀！

蔡蘭英：待小弟敬酒三杯，再走不迟。

徐文秀：如此，請呀！（坐下）

蔡蘭英：家院！

〔蘭香上〕

蘭 香：（念）可笑狀元眼不灵，

对面妻子認不清。

（進內）何事？

蔡蘭英：与狀元公斟酒！

蘭 香：是！（注視徐文秀，徐文秀發覺面善，驚異）

蔡蘭英：（举杯邀飲）表兄，請呀！

徐文秀：請哪！（口說不飲，注視蘭香）

蔡蘭英：表兄，你認識他？

徐文秀：面善——陌生！請！（飲酒）

〔蘭香再斟酒，徐文秀再注視〕

徐文秀：我想起來了，像我河南……

蔡蘭英：河南什么？

徐文秀：（改口）河南家里的一個……

蔡蘭英：一個什么？

徐文秀：一个書僮。

蔡蘭英：好不明白的冤家呀！

徐文秀：呀！

（唱）表弟他，口称冤家从何起？

內中必定有道理。（对蔡蘭英看）

蔡蘭英：有什么好看？

徐文秀：当然好看。

蔡蘭英：难道还不認識我嗎？

徐文秀：認識了，認識了，你是我家……

蔡蘭英：你家什么？

徐文秀：我家的（改口）表弟！

蔡蘭英：自然是表弟。（与蘭香相顧一笑）

徐文秀：（覺察有異，再看）知道了，你一定是河南的蔡……

蔡蘭英：蔡什么？蔡什么？蔡什么？真正豈有此理！

（裝做正經）

〔蘭香在一旁暗笑，徐文秀見狀，走向蘭香〕

徐文秀：我又知道了，你一定是小姐身边的小……

蘭 香：小什么？小什么？小什么？真正笑煞人也！

（羞，女步逃下）

徐文秀：表弟，來來來，你看呀！你們是怎样回答于我。我說你是河南的蔡！你就說：“蔡什